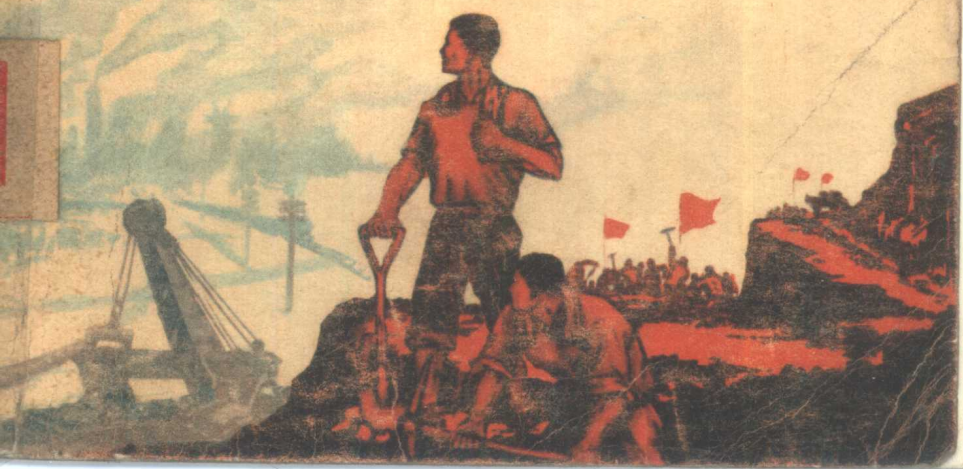


沸騰的群山

第二部

李云德





沸騰的群山

第二部

李 云 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。

遭到严重破坏的孤鹰岭矿，解放后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废墟上恢复了生产。可是，正当第二期修复工程刚刚开始，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，潜藏的阶级敌人也趁机蠢蠢欲动，这给矿山的修复带来了新的困难。面对这一形势，矿党委坚决依靠工人阶级，大搞群众运动，继续走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道路，终于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，刹住了右倾歪风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完成了修复计划，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新生力量。

小说着重描写了这一时期矿山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，并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，令人信服地看到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。

沸 腾 的 群 山 （第二部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字数 22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7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016 定价 0.64 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—

太阳升到东山顶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山野，碧绿的群山显得分外鲜艳。褐色巨石堆砌的孤鹰峰，高高耸立在山巅，更加巍峨壮丽。一只鹤鹰从山后飞过来，平静地在空中飞翔，转动着弯嘴朝下望着；突然，石峰下响起隆隆的炮声，惊得它忙向山林飞去。

稍时，从矿井里上来两个人。一个是新任副矿长焦昆，另一个是新建办公室副主任张学政。两个人在井口停了一下，一起向山下走去。

焦昆穿着黄军装，头戴黄军帽，军容整齐，英姿勃勃，保持着军人的风度。他拎着一盏矿灯，红润的脸膛上神色开朗，深情地望着碧绿的群山和矿区的景物。

张学政披着一件风衣，脚穿高腰胶靴，若有所思地和焦昆并肩走着。

两年来矿区变了样。断垣残壁不见了，破砖烂瓦已被清除，耸立在山坡的两座井架上插着红旗；从山梁直通山根的卷扬机道上，钢丝绳拖着一串矿车跑上跑下；一排排电线杆子连到矿井和其他建筑物；石崖下的破碎场、栈桥和山谷里的铁房子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焦昆喜欢那井架、栈桥和卷扬机道，那是工人们的劳动成果，他也亲自参加了矿山的修复工程，从中他感受到了工人阶

级的巨大力量。现在矿山已经有两千多名职工了，党员队伍也在不断扩大，矿山已经成立了党委。在党委的领导下，老矿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。全体职工艰苦奋斗，修复工程进行得更加顺利了。

望着这一切，焦昆的心里很畅快。他转脸瞅了张学政一眼，看张学政沉默不语，知道他还是在为新被任命而想着心事，于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负责修建这个摊子，担子确实很重，革命形势在飞跃发展，到处都需要干部，人人都要准备担负更重的工作。我也一样，还不是又压上了新担子？干革命嘛，没啥说的，挺起腰杆子干吧。当然，要估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，要有作激烈斗争的思想准备。”

张学政在建设中跟焦昆一起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，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，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时他对焦昆说：“你讲得很对，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不过，朝鲜战争不断扩大，美帝不断派飞机侵入我国境内轰炸，形势越来越紧。我耽心从公司某些人刮来的那股‘压缩风’，会打乱我们的修复计划。”说到这里他停了停，更挨近焦昆一些说：“昨天公司基建处长邱振芳又派秦科长来了，他钻进四号矿井里去看了一下，见矿井破坏得很厉害，认为很难修复，还说战争不断扩大，资金和材料又困难，决定停止施工了。”

焦昆已经知道这情况，瞅瞅张学政，没有说话。

“秦科长跟严浩和冯文化谈过，他们一致主张压缩。”张学政又说，“听说他还去找过邵矿长，不知邵矿长是什么态度。”

“你的看法怎样？”焦昆问道。

“我反对压缩，四号矿井的修复施工要马上展开，破碎场也要立刻动工。”张学政毫不迟疑地说。

焦昆对这回答很满意，又问：“修复起来困难可不少哩！你不怕压力大？”

“有党的领导，群众的支持，我还怕啥？”张学政爽朗地说，“矿工们非常希望早一天修复起矿山，听说要停工，大家都很有意见。”

焦昆点点头说：“战后再建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。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，就有战争，难道我们永远也不建设了吗？我们决不能被美帝的轰炸机吓倒，要鼓起更大的勇气去干，不仅不能压缩，而且要加紧修建，多修复一座矿井，就为反对美帝侵略多增加一分力量。”

焦昆的坚定语气和充满信心的神色，使张学政受到很大鼓舞。走到山下的十字路口，他俩刚分手不久，秋妹娘手里拎个布包迎面走来。她看见焦昆，离老远就喊：“她焦大哥，大清早的就上山啦？我正要到你那儿去呢。”

焦昆紧走几步来到秋妹娘面前，看了一眼她手里的布包，知道是给自己送来洗好的衣服，便说：“大婶，又麻烦你了。”

“看你说的多么外道。”秋妹娘亲切地打量着他说，“我听秋妹说，如今你更忙啦，白天爬山、下矿井，晚上还得开会，一点空儿都没有，往后洗洗涮涮、缝缝补补的事，让我们娘俩做吧。”

焦昆自从怒打金大马棒，到林家养伤时起，就跟林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前年重返孤鹰岭后，他没少受过林家的照顾，因此感情也就越来越深。见林大婶对他那么亲切诚恳，他也就不再客气了。

“秋妹上班啦？”

“早就走啦！”秋妹娘夸奖地说。“她这一阵可忙呢！每天

都起大早上班，说去参加民兵训练。下班后很晚才回家，不是职工会，就是团员会，还上夜校学习，看她那劲头，哪儿也少不了她似的！”

焦昆微笑着说：“秋妹挺积极，进步很快，是个活跃分子。”

秋妹娘笑嘻嘻地说：“那还不是你帮助的。她常常在家念叨你，说要向你学习哩。前两个月从你那里拿回一本毛主席写的书，她学的可上劲呢，还拉她爸爸跟她一起学，有时争论得很厉害。”

“他们都争论一些什么？”焦昆很感兴趣地问。

秋妹娘想了想说：“那天为个老愚公争起来。她爸爸说矿工就象老愚公，每天都开山，要把山里的宝贝都拿出来。秋妹说她爸爸光知道开山，不爱学习，把她爸爸说火了，骂她骄傲，说她看不起老工人，秋妹呢，说她爸爸不虚心。爷两个吵得可热闹呢。争了又学，学了又争，有些事我也说不清。”

焦昆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林秋妹这样勤奋学习，使焦昆很高兴。解放两年来，林秋妹进步很快，参加了青年团，又是采矿车间党支部的培养对象，在生产上也成了骨干，掌握了开罐笼技术。他愿意帮助她，希望她更快地成长。他说：“秋妹和大叔这样抓紧学习很好，光干活不行，要多懂一些革命道理。他们把那本学完了，可以再到我那里去取，有不懂的地方就问，我不懂再去找唐书记。唐书记自从参加革命以来，别的没攒下，就攒下好些书，人家的理论水平就是高。”

“好啊！我回去跟秋妹说说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”有焦昆这个好老师，秋妹娘也替女儿高兴，她又关怀地说：“她焦大哥，看你那样忙，俺全家都挂心，你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！”

“我身子骨壮，用不着为我挂心。”焦昆爽朗地笑着说，“心情舒畅，干工作累不坏；你瞧我大叔，越干身子越壮实，抱起凿岩机打起眼，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真是越活越年轻啦！”

秋妹娘也笑着说：“看你说的，还不是托毛主席的福哇！”她上下打量起身材魁梧的焦昆，觉得他真是钢铁硬汉。她尊敬他，喜欢他，关心着他。别人说焦昆和秋妹是很好的一对，她也这么想。她没有儿子，只有秋妹一个独生女，要是找这样一个女婿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……

焦昆被秋妹娘看得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大婶，到我宿舍去歇歇吧！”

“你挺忙的，我还去打扰？”她嘴里这么说，脚下却早已迈开了步子。

焦昆陪秋妹娘刚走不远，忽听有人喊他，转身一看，是薛辉领一群民兵从北头走来，后边还跟着两个农民装束的民兵。他知道有事，便把钥匙交给秋妹娘，让她先走，自己站下等着。

薛辉在去年破获牛家酒馆匪特的战斗中受伤后，经过医院大夫的大力抢救和精心治疗，又静养了好些时候才出院。现在他是孤鹰岭矿青年团总支书记，兼民兵队长。瞧，他穿着一身干部服，背着转盘枪，英俊的脸膛黑里透红，眼睛明亮，容光焕发，生龙活虎一般。看见焦昆等他，他紧走几步说：

“焦副矿长，有敌情！”

焦昆看到一个民兵手里拎个降落伞，急忙迎上前问：“发现了什么敌情？哪儿来的降落伞？”

薛辉说：“在山里发现了敌人空投的迹象！”

“什么时间？在什么地点发现的？”焦昆紧接着问。

薛辉指指那两名民兵说：“他们是狼洞沟村的民兵，今天早晨在东山树林里发现了降落伞，看来敌人是昨天晚上空投的，降落伞挂在一棵松树上，一定是敌人没来得及收，就匆忙跑掉了。”

焦昆接过降落伞看了一眼，对薛辉说：“你到我宿舍去告诉林大婶，让她不要等我了。”说罢拎着降落伞，向唐黎岷的办公室走去。

为了便于调动全矿区的力量修复矿山，不久前上级决定让党委书记兼矿长的唐黎岷兼任区委书记，区长俞立平参加矿党委会，保卫工作由矿党委统一领导。唐黎岷穿着浅灰色的干部服，整洁朴实，削瘦的脸膛上神色肃穆，正站在桌前打电话。见焦昆进来，向他点点头，继续对着话筒说：“……好！好！我们一定负责保管好！”

“你来得正好，”他放下电话转向焦昆说，“公司上次决定把大批图纸资料和人事档案转移到我们这里，已经运出来了，不久就到，你给安排一下吧。”

“已经安排了，看来形势严重啊！”焦昆随手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扫视了一下办公室。

唐黎岷还保持着搜集地图的习惯，办公室里除了毛主席画像外，满墙都是地图，有世界地图、中国地图、辽宁省地图、矿区略图、矿山建设远景规划图；自从美帝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后，又增加了一张朝鲜地图。这时他指着地图说：“形势是够严重的。美帝入侵朝鲜已经两个多月了，敌人越来越疯狂，派大批海陆空军投入了战场，正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。美帝头子杜鲁门不仅命令第七舰队霸占了我国台湾省，还不断派飞机侵入我国境内进行轰炸，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。”

“看来美帝的侵略野心很大，美蒋特务在东北也加紧了活动。”焦昆把降落伞放在桌子上说，“你瞧瞧这个！”

唐黎岷见降落伞是尼龙丝做的，字码标明是美国货，感到这情况不寻常，立刻开了一个名单交给秘书。不久，俞立平、区中队长、驻军张连长、高指导员、矿保卫科长王勇志和薛辉都陆续走了进来。

见有关人员都到齐了，唐黎岷坐下说：“战争扩大了，辽东半岛紧靠战争前线，敌人的飞机不断往我国境内纵深侵犯，还叫嚷要打过鸭绿江，如今又在这里空投特务；没有肃清的国民党残部、暗藏的特务、反动会道门、农村的地主富农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，都在蠢蠢欲动，从内部搞破坏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要加强战备，对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教育，加强保卫工作，搞好民兵建设，要坚决跟那些反革命分子作斗争，保卫新政权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。”

王勇志、俞立平和薛辉等人彼此交换着眼光，他们都意识到当前保卫工作的重要性。这时焦昆让王勇志汇报一下情况。

“自从破获了牛家酒馆以后，”王勇志说，“金大马棒匪帮拉进东山，后来被我剿匪部队痛歼一次，击毙和生俘了三十多名，从此这伙匪帮就销声匿迹了。女特务翠花被判了八年徒刑，到一个采石场劳动改造。她刚劳动不到两个月，在一天傍晚被敌人开黑枪打死了。”

焦昆插言说：“这情况说明，翠花还掌握着敌特的秘密没有供出来，敌人打死她是为了灭口。”

唐黎岷点点头，又问：“还有什么情况？”

王勇志接着说：“美帝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以后，金大马

棒匪徒在东山里袭击过一次区政府，我们牺牲了一位助理员，他们还以‘反共救国军’的名义贴下反革命传单，说什么美军不久就要打进东北，煽动地主、富农、日伪警宪人员拉起队伍迎接美军。”

俞立平补充说：“金大马棒这一活动，附近农村的地主、富农就起来反攻倒算。狼洞沟村有一个地主，竟向分他家地的贫雇农要这几年的地租，气焰十分嚣张。”

王勇志接着说：“最近，在东山里流传反动谣言，说什么‘狼烟四起，天下大乱，世界混沌，必出真君。’还说什么东山里有个‘真龙天子’出世，这个‘天子’额上长一个红痣，脚心长七个红瘡子，叫做头顶丹阳，脚踏北斗七星，说得活龙活现。”

焦昆一边听一边思索，社会上阶级敌人猖狂活动，矿里也有反映，斗争形势显然很复杂。

唐黎岷听完汇报，向大家说：“看来情况复杂，斗争激烈。孤鹰岭矿是钢铁基地的一部分，东北方向是深山老峪，匪特武装活动较方便，西边又接近铁路线和重要工业城市，敌人一定会在这里下力量。为了战备，公司决定把大批图纸资料、人事和技术档案送到我们这里，放在巷道里保管，这就更加重了我们保卫工作的任务。大家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，提高警惕，毫不松懈地跟敌人作斗争。”

“对，”焦昆接着说，“我们必须加强敌情观念。除了在社会上注意追查外，对内部情况也要加以注意，要纯洁职工队伍，防止敌人里勾外连进行破坏。”

王勇志、俞立平和薛辉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他们都感到加重了任务，各自思索着怎么办。

唐黎岷又说：“矿党委要下力量抓，由焦昆同志兼管这项工作。保卫工作要发动群众，要教育职工、家属、街道居民和郊区农民都擦亮眼睛，协助人民政府一起清查敌人。”

焦昆向王勇志说：“空降敌特是个严重的情况，要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，取得上级的领导和帮助。”

散会后，焦昆问唐黎岷：“那位秦科长跟你谈过了吗？”

“谈过了。”唐黎岷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他是奉邱振芳的命来的，想竭力让我们压缩修复工程，我和他说，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。”

“他找过严浩和冯文化，还找了张学政；张学政不通，他又去找老邵。看来他们是下了决心的。”

“他没有找你谈？”唐黎岷问。

“没有。”焦昆摇摇头。

唐黎岷微笑着说：“秦科长可能知道你火药味足，有意绕开了你。”

焦昆说：“那种战后再建论，是惧怕战争的反映，它只能松懈斗志，涣散人心。”

修复工程正在顺利展开的时候，忽然又要大力压缩，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的焦昆对此的心情，唐黎岷是理解的。“在新的形势下，必然会有新的斗争，这毫不足怪。”他对焦昆说，“对修复工程的安排，公司领导之间有争论，基建处长邱振芳竭力主张战后再建；矿里严浩和冯文化等人也主张停建，老邵又摇摇摆摆。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，要坚决同一切错误思想作斗争。”

焦昆认真地听着，感到很受启发。是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成立了，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，是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呢，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？在工业建设上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，还是闯出一条无产阶级自己的发展道路？是迎着困难上，坚持建设，还是停建后退？是积极备战，还是消极挨打？这是个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，需要严肃对待呀！

唐黎岷指着矿山建设远景规划蓝图说：“这张图是经过斗争画出来的，要真正实现这个规划，看来还要经过十分艰苦的斗争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焦昆一面看图一面说，“建设目标明确了，就要大步往前闯，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大障碍也要闯过去！”

唐黎岷打量着英气勃勃的高个子焦昆，觉得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搞建设，非常需要这样的革命闯将。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称赞地点点头。

“基建处决心要压缩，秦科长到处活动，群众都知道了。我们是否开一次党委会统一一下思想，以便向上请示公司，向下做群众的思想工作？”焦昆提议说。

“是要开党委会讨论讨论。”唐黎岷同意地说。“不过事前要做些调查研究，听听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的意见；委员之间也要交谈交谈，充分做好准备，免得到会上争论个没完。”

外边传来了汽车喇叭的鸣叫声，唐黎岷从窗户往外一看，见有一辆小车停在门口，秘书处长大步进来向焦昆说：“公司的图纸档案送来了。”

焦昆来到窗前，见后面还有两辆大汽车开来，车上的东西用雨布盖得严严实实，有十来名战士押着车。他暗暗惊讶：图纸和档案好多呀！

二

邵仁展正在办公室里忙着，桌子上摆着四号矿井一整套施工设计图，还有统计表报、材料单子。他叼着烟卷，手里的红蓝铅笔不停地在图上勾画着，听见有人推门进来，一看是秦科长，便放下笔站起来打招呼。

秦科长名叫秦朗，是日伪时期的留用人员。他熟悉辽钢所属厂矿的情况，是基建处长邱振芳的得力助手。邱振芳对处理孤鹰岭矿的修复工程比较慎重，他让秦朗跟严浩和冯文化谈过之后，知道邵仁展动摇不定，又叫他来进行说服。

“邵矿长真是个忙人，我来打扰你了。”秦朗看看桌子上的图纸说。

邵仁展明白对方的来意，推了推图纸说：“不必客气，请坐。”

秦朗笑容可掬地打量了邵仁展一眼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临来的时候，邱处长让我找你。他说你是专家，讲究实际，会同意基建处的意见。”

听了这开场白，邵仁展略感不快地说：“我不是什么专家，只是了解一些孤鹰岭矿的实际情况，大家的建设热情很高，都盼望早一点修复矿山。基建处为什么要压缩我不清楚，希望你能谈谈。”

秦朗打量了邵仁展一眼说：“我们不能只从孤鹰岭矿考虑问题，要考虑到全辽钢、全国和全世界的形势。如今美帝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，朝鲜紧靠辽东半岛，战争一扩大到中国，辽钢就会变成战场。不用说美国投入地面部队，就是空袭我

们也会受不了。现在还强调修建，显然很不合适。”

“你是不是夸大了战争的危險性，而且战争未必就会象你说的那样发展吧？”邵仁展怀疑地说。

秦朗诡谲地眨眨眼说：“我是听邱处长说的，他可能听到上边有什么内部消息。在战争不断扩大的形势下，要集中力量生产钢铁，设备材料要优先供应军事工程。你想想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一年，战争创伤没有治好，经济还很困难，又没有外国投资，哪来的资金搞建设？”

邵仁展觉得这也是个实际问题，他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们要面对现实，可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办事。”秦朗察颜观色地进一步说。

邵仁展觉得这话有些刺耳，不快地问：“照你这样说，我们矿的修复工程就得停了？”

秦朗点点头说：“邱处长请示了汪副经理，汪副经理指示说，孤鹰岭矿要充分发挥现有的生产能力，集中力量生产矿石，保证高炉炼铁生产。四号矿井要停修，破碎场也不要上马了，如果急需，可以搞点填平补齐的零星工程。”

“这就是说主要工程全部停工，这样，整个修复计划都得打乱了。”邵仁展心情沉重地说。

“不仅孤鹰岭矿的修复工程被打乱，”秦朗装作惋惜地说，“整个辽钢的修复计划都打乱了，正在修复的一座高炉已经停工，还有一些工程要下马。打乱计划是不愉快的事，可是形势摆在这里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邵仁展感到太突然了，在感情上转不过弯子。自从去年五号大井投入生产后，他认识到焦昆和张学政搞的修复计划不是空想，是切实可行的，只要继续艰苦奋斗下去，用三、四年

时间是能够恢复到日伪时期最高水平的。可是现在发生了战争，形势变了，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？这使他犹豫起来，但他又觉得把主要工程都削掉不妥当，难道就不能继续修复一些了吗？

秦朗点起一支烟吸着，注意观察邵仁展的表情，见他总是沉默不语，忍不住地说：“邵矿长，公司已从各方面作了考虑，你们矿的修复工程势必压缩了。”

邵仁展看他反复强调，只得说：“我们矿的情况公司都了解，公司决定吧！”

“邵矿长的意见呢？”秦朗紧盯着问。

邵仁展想了想，含糊地说：“矿党委要研究，我们会向公司提出意见的。”

秦朗眨了眨眼睛，品味一下邵仁展的话，摸不透他的意思，又问：“你个人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个人代表不了组织，还是等党委讨论以后再回答吧。”邵仁展不高兴地说。

秦朗看出了邵仁展的不快，只得说：“好吧，邱处长的意思我都向你谈了，希望邵矿长认真考虑。”

送走了秦朗，邵仁展又回到桌边坐下，点上一支烟思索着，一直到晚上下班。

太阳已隐没在西山顶的黑云里，老云接驾，又要变天。镇里家家户户升起了炊烟，小镇上空又烟雾茫茫了。

邵仁展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脸上也象阴了天，紧锁眉头，慢腾腾地走着。

换了班的矿工成群结队地下了山，镇里的人多了。矿山广播站开始了广播，在广播喇叭下围了一群人，有的站着，有

的坐着，还有人端着饭碗边吃边听。喇叭里正在广播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，美机两次侵入我国境内几百里的宽甸县进行扫射和轰炸，我国政府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强烈抗议。

邵仁展情不自禁地站下听听。魏富海忽然来到他跟前说：“邵矿长，听见了吧！美机飞到了宽甸，离我们这里不远了。”

邵仁展瞅了他一眼，没有吱声。

魏富海又挨近邵仁展说：“听说美国派了一个大舰队、好几个航空纵队、许多陆军师投入朝鲜战场，打的好凶，……”

“不要听了风就是雨，噉噉喳喳的。”邵仁展不满地打断他的话说，“美帝到处逞凶，总有一天它会得到惩罚的！”

“对！对！”魏富海顺风使舵，装腔作势地说。“美帝太坏了，太凶恶了！它侵略朝鲜，是想用朝鲜做跳板侵略我国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谁不愤慨，……我国的经济刚在恢复，又发生了战争，这会增加不少困难。邵矿长，关于朝鲜战争，有没有内部消息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对于修复工程，公司有什么新指示？”

邵仁展不愿和他谈领导上的分歧，冷淡地摆了一下头。

魏富海察颜观色地盯着邵仁展，又问：“基建处的秦科长来了，说是让四号矿井停建，破碎场也要停止上马，是有这回事吗？”

邵仁展皱起眉头说：“矿里还没有决定，不要到处乱说。”

魏富海是从严浩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的，怕不确实，就有意向邵仁展摸底。听邵仁展的口气，他知道矿里领导之间有分歧意见，暗暗感到高兴。他又进一步试探地说：“大家都希望